

胡伟专栏·群峰青

冬天滋味万般喜

季节正在井井有条地轮换，一春一夏一秋一冬，风景各不相同。不觉间，天一黯淡，好像要下雪，但又不下下来。三番五次，以为今冬无雪，天空却开始飘起雪花来。冬天的第一场雪，落在远郊寂静的山间、近郊荒芜的河滩、冒着热气的热闹市区，给人们带来一番莫名的悸动。

冬天的标志是雪花，但冬天是不是由雪花代表，这要看你处在什么地方。靠近赤道的地方，冬天就只剩下概念。冬天去三亚，出了机场就需要狠狠地脱外衣，直到身披被褥背心。冬天去深圳、厦门，还有很多红花黄花茂盛地开着；冬天去昆明，只是温润，也没有什么冬天的感觉，所以对南方的南方而言，冬天就见不到雪花，体会不到深度寒冷，自然没有什么滋味。

对长江附近和长江以北的人来说，通常冬天意味着寒气四溢，雪花飘零，新鲜元素一下子冒了出来。冷（气温）、爽（极冷）、辣（必须搞点辣系列食品，包括热酒）、酸（再搞点贮藏的酸系列食品）、甜（甜酒、米花糖、拉丝糖等甜品）、喜（串门、办喜事）、乐（亲朋相聚）、哀（冬天个别老人走了）、苦（一年盘算下来银子赚得不够多）等万般滋味喷溅出来。当然，随着温度线的北移，雪少或者雪晚都是常见的现象，冬天的特征不够明显。不管怎么说，只要是气候寒冷，秋收冬藏，冬天就该有自己的模样。

从冬天的寒冷出发，我其实经历过六种冬天。一是广东、海南的冬天。走在大街上，冬天没有什么迹象。有一年，我陪父母在深圳过年，四下没有炮声，街上暖风吹面，绿树红花遍地存在，我们过了一个愉快适合长者过冬的春节。还有一年在三亚过年，那就见不到冬天的影子。椰林、沙滩、碧海，简洁而不简单，稀里糊涂地伴我们过了快速的春节。二是南方老家的冬天。小时候，天寒地冻，地上积雪，湖面结冰，棉袄笨拙穿得很厚，棉鞋出门就感到热气全无，耳朵手上总是有粉红发痒的小疮。即使在外工作多年回家的晚上，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妻子进入冰冷的床被冷得哇哇直叫。半夜起夜，实在不想起床，忍忍直到天明。我虽然从小适应冬季寒冷，但由于常年在京工作，回去也颇感难以适应。这些年，家家条件变好，虽然没有暖气，但装了空调，为了暖和，顾不上省电，晚间一直开着。南方的冬天我感觉是正宗的冬天。三是北京的冬天。车出了长江，过了山东，北京冬天就已经有了暖气供应。开始小区都是烧煤气集中供暖，角落里堆满更北地区运过来的黑煤渣，一供暖烧起来搞得天空更加昏暗，一化雪，到处流动着黑水。我曾经住过的小区，由于供热场就在附近，煤力十足，房间里热得不行，穿一件薄衣还汗流浃背。现在讲究环保烧天然气，洁净卫生，冬天房间温度合适，特别暖和，但不刺激。那自然是不怕冬天了。四是呼伦贝尔的冬天。我在内蒙古自治区呼盟待过一年多时间，那里是中国的北方了，比一般北方还北。每年一过九月，就面临风雪的侵蚀。十月一过，保温雪花来临。走在大街上，人冻得嘴巴里感觉充满了股丝丝的味道。门上的铁把手一般不能用手去摸，容易把手皮粘黏上。五是俄罗斯或者加拿大的冬天。那里冬天的冷好像不冷，因为你不能在户外待过十分钟。风雪极极大，到哪里都坐车子，大马力空调使劲吹着。当然，家中还是温暖如春。六是我在科学的时空里，来到天空之上，目睹太阳、月亮、地球的位置关系，在碧蓝如洗的天空看着地球。其实，冬天时，太阳离地球还近，只是位置偏了，几十度的温差就出现了。想想我们人类在一个不大的温差区间里，生龙活虎地繁衍着，我一下子有点悲喜交加。

翻开冬天之书，我发现冬天不是必然存在的。如果不是太阳地球之间的位置不断变化关系，哪有什么冬天，哪有什么四季轮回。这当然要感谢大自然给我们送来的大礼。四季分明，让万物得到更好的生长和休息，形成了如今瑰丽的地球景象。与此同时，人类也有能力让冬天不再变冷。记得根据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拍成电影里展示寒冷之下的冬季，人类利用核能带着地球飞驰，场景可谓大也。不过，这只是科幻而已。

就我而言，我还是喜欢那个干干净净、纯纯粹粹的时候的冬天。雪刚落停，地上雪厚三十厘米，我们一群小孩正好放寒假，于是便有如下活动：歪戴着帽子，裹起雪球，打着雪仗，滑着竹子做的滑车，去刚解冻的有阳光的冰水塘边钓鱼。每当饥肠辘辘，就跑回家中，翻箱倒柜寻找花生芝麻冬米糖果腹。那时，不太爱学习，书中书不多，正巧遇上一本不知哪位大人留下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故事会》，就躲在一个地方津津有味地看起来，直到发现灯很黄夜已经很深。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山川故园

人间尚有黄家堰

郑百顺

在安徽省望江县长岭镇黄家堰村，有一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五六千年来，新石器时期的石具、陶罐、玉器等文物，寂静地沉睡在此，在地下不足两米的泥土里，与先民共眠。

初闻黄家堰，我以为它是神秘沧桑的黄土荒原。少年时我就听闻，黄家堰在离家不远的南山后面。村庄有传言，十里八乡的许多富户，大抵是去过一趟南山，回来以后不久突然变得富有的。于是包含我在内的许多农民，都笃信黄家堰至今还能挖到宝藏。黄家堰，就是一个藏宝地。

了解黄家堰，方知晓五千年前此地已有人类文明。1997年，黄家堰村兴修水利，灌溉圩田，以期来年农田收成增加。圩田位于长江北岸支流武昌湖流域，河水冲刷形成的平原地带。开挖途中，陶石器皿、玉制饰品，相继被发掘。采挖深度仅两米左右，各类器皿裹着黄泥，难辨真伪，砖厂模具一般被随意摆放。村民不以为奇，拾掇回家，质地粗糙简陋的石镰、石斧，竟论为孩童玩物。长岭镇文化站得知消息，深入调查以后，决定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核实。就此，埋藏地底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被发现。经省级文保专家验证，黄家堰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五十公里外

“古南岳”天柱山脚下的薛家岗遗址文化特征高度契合。由此，黄家堰遗址被列入安徽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黄家堰，就是一个远古人类文明遗址。

走近黄家堰，要穿过名为寨山的丘陵。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水系繁杂，但质朴的村民们，给每一条水沟都会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更别说难得的丘陵和山岭。进入黄家堰要穿过一片山林，与附近海拔不过百米的南山相比，这片山林就好比山脚的一段坡道。而高出黄家堰不到十米的坡地，也被赋予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寨山。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一定拥有数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平静心性。如那些被埋藏已久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文物一样，在泥土地中享受着不受外界纷扰的恬静生活。

寨山前有界碑，安徽省人民政府立。村民带我们进入山林，林中的石头子小道被杂草铺满，犹如草石烧结的地砖，砖与松软的黄土参半，软硬适中。与我同行约二十人，穿行林间。冬阳微暖，枯叶炸响，有人伸足要与枝叶相触，有人屏息听万年虫鸣。众人拨开生活俗务的缠绕，漫步寨山，来此寻访。

是黄家堰的宝藏吸引了众人吗？自1998



冬晒秋实 翁桂涛 摄

◆草木春秋

阳台上的花

杨文媛

我的阳台是四面玻璃围成的小暖房。原是书房，后来花越养越多，也就顺带着变成了花房。我在这里养花，既插鲜切花，也栽培培花，鲜切花是流动的风景，土培花是扎根的时光，各有各的乐趣。

初春的阳光晒得玻璃房里暖烘烘的，苍兰带来了第一缕春意。每年阳台的第一波客人，就是菜市里挑拣的苍兰。姨妈买回家时，花苞还裹得严实，淡紫、浅黄、粉红的花瓣像怕冷似的缩在花萼里。姨妈嘱咐我，斜着剪茎，插在清水瓶里，浅水来养。玻璃窗隔绝了外面的寒气，不过三五日光景，紧闭的花苞就松动了。渐渐的，三五朵相约着炸开。我喜欢把苍兰放在书桌靠窗的位置，香气一丝丝渗出来，不呛人，不闹人，陪着看书再合适不过。

夏日的日头毒烈，对于养花，最是难熬。玻璃阳台像个暖棚，鲜切花总走得匆忙，刚绽几天就蔫了神采。这时候蝴蝶兰就显出了她的省心。塑料盆包裹着苔藓和根茎，一株株挤在花架上，颜色各异，有的花瓣染着浓烈的紫，边缘泛着朦胧的粉晕；有的是素白底子，缀着细碎的鹅黄斑点，像撒了把星光。蝴蝶兰品种繁多，各样的名字我记不真切。但养护起来倒是极省事，不用天天惦记，约莫两周浇一次水，沿着根系慢慢渗下去，根系由白变绿，湿润就停，以免烂根。风从纱窗溜进来时，花茎轻轻晃，满架的蝴蝶翅膀翩翩起舞，这份不费力气的夏日生机，让人心里舒畅。

秋意透过玻璃窗漫进来时，阳台上的三角梅正不管不顾地开得热闹。和蝴蝶兰一样，三角梅品种很多，我只管欣赏，却记不住名字。只知橙的像清晨的朝霞，白的像天边的云雾，一团团挤在枝头，密匝匝的，几乎要

年省政府将黄家堰文化遗址列入文保单位名录后，失散民间的文物已被悉数追回，贩卖文物的违法犯罪分子也受到审判。很显然，我们不可能被黄家堰的文物宝藏吸引。

穿过寨山，黄家堰文化遗址也立有巨型石碑。碑身高约3米，长2米有余，厚30厘米，正面眉书“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竖写“黄家堰文化遗址”，落款标注有立碑时间“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我随众抚摸石碑，进入遗址。

遗址位于圩田岸边的一条河道之中。河道外有水塘，一渔民在此搭有铁棚，正躺坐着望水小憩。我定睛观察，恍惚间，冬日静水之滨，黄土地下寂静休眠的远古祖先劳作栖息的遗迹，都在他身侧朦胧浮现。

向导告诉我们：“自寨山入口，至圩田对岸，都已经被划为文物保护区。”我立于河中石桥上，不禁疑问：“那会不会影响农民种粮？”

但看见一望无际的圩田耕犁平整，近旁又有承包鱼塘的老农正在劳作，我便知道，古老沉睡的文化遗址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建设互不干扰，相处和谐。

走出寨山的路上，与我漫步交谈的女子跟我说起，她幼时喜欢在这样的马尾松林“寻宝”，在层层叠叠的落叶松针下摸寻菠萝形状的松果，拼成动物和将军的模型，却从未听闻附近有这样一处富有宝藏的遗址。或许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们，在世世代代与黄家堰的和谐共处中，早已经形成了杜绝喧嚣、互不干扰的生活习性。文物终有发掘见天之日，蕴含在村民们骨血中的秉性，却将随着血液奔流不息。

◆人间小景

夜色渐浓，我正蜷在沙发上追剧，手机屏幕突然弹出丫头的视频电话。指尖划过接听键时，心里掠过一丝诧异——往常她总等着周日爱人在家，才会打来全家视频，今儿周五突然联系，莫不是有什么事？

视频那头，丫头的笑脸依旧明媚，开口却先问：“妈妈，爸爸也在家么？”“不在，咋了？”我话音刚落，她便轻声说：“那我先跟你说下，我下周要去上海上班了，这周日先去租房子。”我心头一紧，脱口而出：“是公司调你去上海分部了？”她摇摇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不是哦，合同6月底已到期，公司缩减员工就没续签了。我失业四个多月，杭州合适的岗位太少，才应聘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我心里，惊得我瞬间红了眼眶。“我的小丫头啊！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四个多月的失业期，要独自扛着找工作的压力、对未来的茫然，还要还房贷、顾生活，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丫头却笑着安抚我：“瞒着你们就是怕你们担心呀，这批失业的同事多，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跟你们说了，你又帮不上什么忙，反倒添了你的忧虑。”她顿了顿，特意补充，“前公司给了一笔补偿金，这四个月每月都有基本工资和社保，公司还挺良心的，生活和房贷都没问题。”

我又问：“那跟你小舅舅说了吗？他们在杭州，说不定能帮你搭个线。”她依旧是那副轻描淡写的模样：“没说呢，小舅舅自己都在准备跳槽，专业也不一样。我跟他说了，他肯定要想方设法帮忙，帮成了还好，帮不成反倒给他添压力。”她笑着报喜，“今天刚接到入职通知，年薪比之前还涨了些，明天就去跟小舅舅说清楚了。”

“那杭州就沒合适的工作？你投了多少家求职简历啊？”我追问道，满心都是不舍。“投了几十家，大多石沉大海，面试了十几家，不是公司看不上我，就是待遇和工作不合心意。”她轻声解释，“去上海就是临时过渡，后面杭州有合适的岗位，我还会回来的。”

视频里的她，始终笑得灿烂，仿佛这四个多月的迷茫、焦虑和煎熬，都只是一段不值一提的小插曲。可我看着她故作轻松的模样，眼前却忍不住浮现出她独自坐在电脑前修改简历的夜晚，面试失利后偷偷流泪的瞬间，对着房贷账单默默盘算的时刻。这份懂事，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委屈，让我心疼得无以复加，眼眶不由自主地发热。

丫头，妈妈知道你是怕我们担心，才独自扛过失业的煎熬，把所有风雨都自己挡在身前，直到乌云散去，才笑着跟我们分享阳光。可妈妈多希望，你不用这么懂事。太懂事的人，总习惯优先考虑别人，把自己的感受藏在最后。可久而久之，大家会习惯你的坚强，忽略你的辛苦，觉得你的付出理所当然，忘了你也只是个需要被心疼、被照顾的小姑娘。

这份太沉重的懂事，妈妈心疼。往后余生，愿你既有直面风雨的勇气，也有被人疼爱的福气，妈妈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

◆风雅颂

在风里

立在风里。心事与衣衫被裹紧。
风的前面是风，风的后面也是风。
风的来处是风，风的去处也是风。

风扯落树叶，卷乱尘泥。
将我的思绪，吹散在更虚的虚空。

湖中树

把一生的光阴。
一半栽进水底，与鱼虾为伴。
一半举向晴空，同水鸟和鸣。

根须，缠满鱼的唇印。
树冠，捧起温热的鸟巢。

在风里（外二首）

徐亚红

鸟蛋的气息，混着湖水的清冽。
静静地漾开……

何必遥望湖岸？芦苇正俯身。
对着水中的影子。
把天空和心思一并揉进波纹。

那就做一棵湖中的树吧——
不染红尘。

稻草垛

秋风，把稻谷吹进粮仓。
草垛，把故乡牵到跟前。

月光，把父亲的背影拉瘦拉长。
捆扎的稻草里，嵌着我的童年。

从稻草垛里还走出了
奶奶、大牛、水哥……

一双粗粝的手，点亮灶台。
火光映亮酣睡在灶旁的小猫。

农人的幸福，不是诗与远方。
是草垛里晒透的阳光。

屋顶上拔节的炊烟里。
写满乡村故事。
每一缕草木清香里。
密密麻麻地珍藏着人间的寻常。

